

【理论研究】

当代青年话语的结构分析及其深层阅读

闫方洁 唐振耘

【摘要】当代青年是在网络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积极创造并传播自身话语体系的一代人。青年话语以多样的文本和形式呈现,构成了透视青年精神世界的镜像。青年话语不只是由“能指—所指”构成的意指符号,还包含着产生意义对应关系的实践和历史过程,蕴含着青年尚未言说的、隐匿其中的对社会的认知及对自我的想象。然而,人们经常局限于经验主义的阅读方式,停留在对青年话语的浅表化释义,这不利于准确把握青年的内在需求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为此,要超越直观阅读走向深层阅读,从历时性、共时性和前瞻性维度出发,探寻青年话语背后的复杂意蕴,提升理解青年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的全面性与精准性。

【关键词】青年话语;结构;深层阅读

【作者简介】闫方洁,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唐振耘,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京),2024.3.26~3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人民需求视域下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研究”(课题编号:20SG27)、2024年度“紫江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今青年是经历社会深刻转型、直面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代人,也是沉浸式运用网络媒体、见闻和思虑愈发丰富的一代人。青年人独特的生活语境、实践经历和文化背景,促使他们以颇具个性化的观念表达和行为模式来表露自己的态度、情绪和意见,形成了带有强烈代际印记与亚文化特征的话语体系。青年话语是透视青年精神世界的重要介质,但是倘若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青年话语的内在结构与逻辑,对青年话语的解读仅驻足于词句、望文生义的浅表化层面,那么将无法真正理解青年人的精神诉求,无助于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因此,本文旨在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的相关思想分析当代青年的话语结构,找到阅读青年话语的正确方法,进而为准确把握青年一代的需求、情感与价值观念提供有益借鉴。

一、内涵分析:作为青年精神世界镜像的“青年话语”

从哲学上来看,话语与语言、言语、符号相关,但

又有自身独特的内涵。罗兰·巴特认为,话语是言语的扩张,“言语首先是由说话者利用语言代码表达个人思想时所需要的各种组合构成;其次,它还由‘使说话者得以运用这些组合表示出来的心理—物理机制’构成”,“这种扩充的言语可以称为话语”^[1]。福柯认为,“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并提出“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2]

简言之,所谓话语,是借助各类媒介呈现符号指代事物、表现意义的体系,更包含着产生这些意义对应关系的实践和历史过程。也即是说,话语不仅包含着语言符号本身,更是关联着运用这些语言符号时所涉及的前提、规则和机制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因此,当代青年人在日常生活、网络空间中所呈现出来的用于建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行为、语

言、文本等都是青年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青年话语既包括那些表面上新奇多样的网络流行语、“梗”和群体行为及其所传达的意义和情感,也包含着产生这种“能指—所指”对应关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以及青年人的个体心理行为模式和思想欲求等,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把握。

从符号表征角度来看,当今青年人的话语具有多种表达形式。首先,最具代表性的是诸如网络流行语和“梗”,这一类话语主要是以某些特定词汇、句式表现出来的文本符号,它们以语言的形式较为直接地表达了言说者的态度、情绪或是某些特定的情境。其次,以图像、声音、视频片段等形式呈现的话语文化在网络传媒时代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文本符号借助某些人物和拟人形象的表情、动作、姿态,能以更生动活泼的样态表现出鲜明的意义,如“表情包”和“鬼畜视频”等。最后,通过对文本、图形符号中相关理念的提取和解读,青年一代正在将话语的意义延伸到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使各类实践活动成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例如,一些青年人会将“摸鱼”“穷游”“快闪”“emo”“社恐”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践行。

从青年人精神世界角度来说,话语的创造及使用和青年人的经历、心态、观念、情绪密切相关,青年话语构成了透视青年精神世界的镜像。青年一代有许多态度和想法难以直白地向长辈和大众传达,例如他们有很多关于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世界、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性思考,一时间难以获得答案,于是他们创造出诸多形态独特而意蕴含蓄的符号,形成了青年独特的话语体系。青年人将有关自我和时代发展的想象、期望与价值追求融入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展现出了年轻一代的核心诉求。可见,青年话语是青年以个体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并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实践产物,是青年思想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是展现青年精神状态的风向标。通过分析青年人借助话语所表达的意见、情绪和相应的语境,我们能够体认青年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需求,了解和剖析青年人多样的性格特征、敏感的情绪变化、独立的思维方式和个性化的价值观念。

当前,青年话语的流行与兴盛具有内在的必然

性与合理性。其一,一般而言,虽然青年在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主要由符号构成的文化领域中,这种差距并不明显,青年在这一领域中反而更容易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熟悉互联网空间的文化创作与传播范式,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能自由随意地从主流文化中提取资源进行二次创作。青年人总能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间建立起超出常识、令人意外的联系,通过对既有要素的变形、挪用、拼接达成自己想要的表达效果。其二,对于思维活跃、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烈、处在成长期的青年来说,从多样的话语角度诠释既有的文化和社会理念,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观点,阐发青年一代所重视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他们表达“认同”的新方式。在生产出这些话语之后,青年们以这些符号作为某些群体的圈层标志,来构建同龄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与互动空间,这也说明他们对于宣泄情绪、发表意见、社会交往、集体归属等具有强烈的需求。

总之,当前青年话语的言说对象非常广泛,涵盖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社会时事热点、流行思潮、大众文娱等。青年话语生产的热潮既充分印证了当代青年对日趋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与发展方式的追求,也展现了他们面对多变社会格局和复杂社会思潮时的主动回应,青年人在被时代塑造的同时又迫切和积极地想要表达理念、展现诉求,体现了青年人作为时代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身份。当我们尝试理解青年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时,就不能回避这些蕴含着青年人认知、欲望、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的话语形式,并且要尽可能深入地阅读这些符号,从中探寻青年一代最真实的心态、意见和需求。

二、结构分析:青年话语的符号形式、社会认知与自我想象

如前所述,话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要确切和深刻地理解当代青年的话语,就必须在理解其符号形式的同时,深入到它所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结构性背景中去。在符号表意的层面上,青年话语具有随意、游弋等特征,但在这一形式下,青年话语又包含着相对稳定的结构。青年的生活实践与符号表意形式相互交汇、共同演进,推动着话语随着社会环境的

革新与青年生活体验的转变而不断展现新的意义,持续表达着青年对人生与社会的感知与思虑。

(一)表层结构:青年话语的符号向度及表达形式

青年话语的第一层结构就是各种能指与符号,即青年说了什么话、产生了什么行为。作为包裹着意义的表层结构,这些话语符号的生产一般都是青年人在既有社会文化要素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结果。其中,对常用词句的“变形”、对概念和典故化旧为新的挪用、对不同领域的意象和符码拼接等,都成了青年人创造独特符号和新兴模因的主要方法。

从当今青年所使用的“流行语”和“梗”中可以发现,青年偏好的符号有较大部分是通过拼接、缩略、转借一些通用的、日常化的语词和举动的方式来实现的,仅仅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词汇重组、取谐音和再排列等制造符号的手段,青年人就构建出了能够在同辈之间自由交流而又将长辈“排除在外”的圈层空间。但同时,这种在传统符号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兴符号的方式,也表达出青年文化与母体文化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性。

举例来说,从“FANS”到“粉丝”再到“饭”,就是青年运用“谐音”方式表达对特定对象强烈兴趣的“造词”行为;“yyds”作为“永远的神”的缩写,是缩略造词法的运用典型。将这些词汇加以缩略或是赋予新意,既是青年人在频繁的网络交流中追求简洁的表现,也体现了青年语言习惯的逐步转变。此外,还有许多青年人偏爱的流行符号来源于对既有词汇的重构和借用。例如,他们时而借民间俗语“放鸽子”中的“鸽”字来表示爽约之举,时而借用“浑水摸鱼”中的“摸鱼”二字来戏谑地表示偷懒行为。如此种种,都是青年人在广泛借用社会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与诉求,通过符码改写、重组等方式创造出的“世说新语”,这些符号具有直观性,成为他们向同龄人表露心迹的有效途径。

同时,当前青年话语中也有许多符号是文本拼接的结果。青年人作为文化的“盗猎者”,常常将其其他文本转化成为我所用的材料,对各类文本以蒙太奇般的方式组合拼凑,在形式相互嵌套的过程中,其中的含义和情绪也交错混合,从而达成新奇的表意效果。例如,青年人会将鲁迅先生“学医救不了中国

人”的表达与他们自己经历的社会感受拼接起来,将“学医”和“中国人”代以其他的行为和对象,用以表达“某些方法无法解决特定问题”的意义。更典型的是“恶搞”“鬼畜”等文本创作方式,青年们借用信息技术优势将不同影视产品中的语句进行重组和拼合,形成新的情节、文本和意义,以此表现出他们对既有意义的解构意图,以及对荒诞、戏谑精神和娱乐效果的追求。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悖逆”式符号生产,这些符号具有强烈情感色彩和情绪印记,青年生产此类符号的主要目的是用它们来表达一些超出现有话语体系的观念和态度,而这些观念和态度对青年人的生活又极为重要。因此,这些符号往往标识性极强,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意识。例如,近年来流行的“佛系”“躺平”“摆烂”“内卷”“丧”等话语便具有上述特征,这些流行语仅从字面含义就能形象地传达出当代青年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感受到的疲惫、苦闷、无助等心理困境。

综合来看,尽管这些符号丰富多样、变化万千,但是始终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语言一样,无非是青年人直抒胸臆的一种较为新颖的符号形式。当然,除了研究这些符号生成的表层逻辑,更需要关注的是决定这些“符号”得以产生和流传的社会基础,以及使得它们在交流中获得有效性与广泛认同的社会背景、实践过程等内在因素,由此就进入了青年话语的深层结构。

(二)深层结构:青年话语的社会向度及其意蕴

从表面上看,青年话语以其丰富的符号系统展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吸引着人们关注其独特的风格和趣味。但是,它之所以能产生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青年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生活中情感和观念的表达。正因如此,多彩符号的表征下隐含着青年话语的第二层结构——表意系统和实践过程。

罗兰·巴特指出,在“表达一意义”所构成的基本语言关系下,任何言说结构都能够由其“符码”与“直接意指”延伸到它们各自所蕴含的元语言要素和“含蓄意指”之中^[3]。这表明,任何显性的表达一定有它所能成立的意义前提和底层结构,因此话语本身往

往对应着多层次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任何符号本身在蕴含着某种意指的同时,还能根据其所运用的语境解析出更丰富的潜层信息。更何况,在青年人的话语表达中,能指和意义的关系往往是不确定的、漂移的,同样或类似的符号在与其相关的意义域之中有着很大的意指空间,依据情境的差异传递出不同的信息,而且任何社会、时代、习俗、语境的变动,都意味着既有的符号表意关系将会产生变化和错位。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将青年话语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与时代背景之中,在生活与行动变化的维度上理解其表达方式、语义关系的转换和漂移。通俗来说,通过理解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参与的实践和社会关系,我们才能够厘清那些符号与意指来自何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何以建立、维系和转变。这种关注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视角,就如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说的那样:“注重变异、变化和斗争,即各种实践之间的变化,它们中的、作为一种历史变化过程——这些过程由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所构成——的一个共时反应的异质性”^[4]。具体来说,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复杂的转型期特征和时代的快速流变,构成了青年话语符号的意象来源,并在大体上形成了两类话语。

一类是相对消极的话语。身处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期与改革转型的时代,青年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社会问题,诸如教育、就业、民生、分配等问题近些年尤为受到青年关注。也正因如此,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出现了“打工人”“学生党”“码农”“上岸”“996”“内卷”“躺平”“摸鱼”等与社会分工、劳动正义、个体发展相关的流行语。从表面上看,这些符号在表达生活中的压力与挑战,是青年人在宣泄个体发展中的失望与消极情绪。实际上这些话语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流行,恰恰是因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很多劳动者都在经受着类似的群体性压力。这些问题具有社会性和共通性,更早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青年正在以更自觉、更积极的态度,通过戏谑、抱怨或自嘲的话语形式来表达他们有关社会改革的诉求。

另一类是相对积极的话语。在快速发展的新时代,青年人目睹了现代产业、技术革新换代带来的新

现象、新趋势和新道路。于是,他们开始积极地接触和运用那些展示了社会与个体发展前景的新生事物,并且将与之相关的概念吸纳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例如,“元宇宙”“ChatGPT”“奇点”“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和产业热点的词语早已成为青年日常交流的常用话语,这都表现出青年人与与时俱进的历史感和面向未来的时间感。

总之,青年话语是个体与社会遭遇的产物,是个体社会化进程中压力与反应、控制与反控制等综合力量角逐的产物,是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既冲突又融合的产物。一方面,青年人通过这些话语来表达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期待与忧虑交织的复杂态度,寻求同伴和社会的理解、交流和共情,以排解精神上的孤独与焦虑;另一方面,青年人通过创造出新的话语符号向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将诉求蕴含在青年特有的鲜活和幽默的表达之中。阅读青年话语,自然就包括探析这些话语得以产生的深层原因。

(三)隐性结构:青年话语的想象向度与自我期望

青年话语体系在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许多超出现实情境的“想象”和“希望”,它们是青年最朴素的情感倾向、价值认同在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体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树立的关于“自我实现”的理想目标,二是青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时代发展的期望与意愿。这些内容在青年话语结构中处于隐性层次,不仅需要阅读者代入青年的立场,还需要代入青年的情感,只有在价值共振的基础上才能使其浮现出来。

一方面,青年话语中包含着青年关于“自我”的想象性意指,即青年一代随着家庭、社会生活的诸多经历而逐步产生的对自我的愿望和期待。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基于镜中所见的自己,想象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并由此不断尝试占有已然“异化”为“他者”的理想自我形象的过程,它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获得各类行为能力的基础;并且,与个人想象相关的有意识的需求以及无意识的欲望,都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言语”得以表现的^[5]。这种追寻想象中完美“他者”的冲动,在积极地寻求自我同一性的当代青年人身上

上得到强烈体现。

在这种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青年人将“想象”中的自我形象寄寓在话语的片段之中,借助隐晦的言说方式暗示他们所期望成为的、更为理想和完善的自我。一些关于个人性格、形象的话语正是青年人寄托这种自我追求和身份认同的载体,哪怕其中带有自我解嘲、贬斥意味的词汇和句式,也都隐含着青年对改变自身的迫切期望,是个体自我认同和发展意愿的一种缩影。例如,青年人用一组流行用语“社恐”和“社牛”,呈现出了“畏惧社交、交往能力有限”和“积极投身社交、擅长交流”两种相反的个体形象。无论是哪一种表达,都意味着他们默认了“社交”作为现代社会的必备素质的正当性。因此,当他们以自嘲的语气言说“社恐”,以羡慕的语气赞许“社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理想自我”的期望。

另一方面,青年话语中包含着青年关于“社会”的想象性意指,这是一种更具广泛性、群体性、共通性的想象。青年关于自我的想象总是伴随着他们对社会和时代的想象和期望,二者是密切相关的。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因为社会制度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个体通过规定的功能和角色进入社会之中,社会提供给个人劳动条件、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结构要素,构成了个体的完整想象。“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实际生存条件、他们的现实世界,相反,在那里首先对他们表述出来的是他们与这些生存条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处在对现实世界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即想象的)表述的中心^[6]。

所以,当青年人在“想象”一个自我形象的同时,他实际上也在憧憬着一些使个体得以成为主体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条件与时代特质。因此,虽然青年人会通过一些“悖逆”式的符号生产来表达对既定观念的疏离和批评,诸如前文提到的“丧”等话语的流行,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理想目标失去了信心。细究这些“符号”的隐性结构,我们就能看到其中隐含的青年对于创造性劳动、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发展、美好生活等价值理念的渴望与期待。在那些

看起来带着些许戏谑甚至叛逆色彩的符号的背后,隐藏着青年人对社会和时代的深刻追问以及他们锐意改革和创新的勇气。

三、当前青年话语“阅读”方式的浅表化倾向及弊端

如前所述,青年话语构成了表达青年观念与核心诉求的重要意义场域,但在当前青年思想工作领域中,人们对青年话语的关注程度还略有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青年话语作为青年精神世界的镜像,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价值未能引起人们充分重视。一些青年工作者要么对这些符号所涵盖的青年生活方式、文化圈层、社交形态、情感倾向等内容不够重视,要么将一些非常规的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视作青年的“越轨”行为,进行批评和纠正。另一方面,受传统的理解和分析模式影响,人们极少穿透青年话语的表达形式把握其内在结构,无法精准把握其中的构成逻辑与表意机制。由于缺乏正确的介质和方法,面对这些种类繁多、语法随意的编码,人们多停留在对青年话语的浅表化阅读。

所谓“浅表化阅读”是指将话语约等于语言,仅仅停留在对词汇的翻译与字面释义这一表层结构上,对青年“说了什么”进行相对静态和简单的分析,却没有从实践、历史、社会的角度对青年话语进行深层剖析,即何种环境和实践决定了青年“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以及这些环境和要素与青年们所选取的使用语言方法之间是何种关系,等等。尽管人们能够从符号层面上借助音律、声调、语言习惯和概念的基本定义,对青年人的话语进行扣合于文本和现象的字面“翻译”,并且也能够从这些词汇的基本释义上稍许解读出青年所要表达的最直观的情感和态度,甚至是与其相关的一部分社会生活情境,但是这样的解读仍然不足以将青年个体化的人生轨迹、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他们身处的时代与历史背景建立起具体可感的联系。

举例来说,依据前文对青年话语结构的分析,青年在使用“内卷”“躺平”等话语时实际上在表达出三层含义:“内卷”源自社会学领域,本意是对农耕中重复的投入和有限的产出增长状况的表述,青年人是在借用它描述职业劳动或学业中个体经历的过度竞

争等现象,对“内卷”的失望导致消极态度的出现,即“躺平”,这是第一个层次的话语。这些话语背后包含的是青年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与判断,是他们对收入差距、就业压力、产业更新带来的诸多挑战的关注与焦虑,这是第二个层次的话语。青年人发现了社会问题所在,希望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躺平”实质上表达着他们不希望成为在“内卷”中无限消耗自己的人,而期望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代表了他们对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完善自我的追求,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话语。但是,在浅表式阅读中,第三层话语往往无法得到准确揭示,由此可能会导致青年人最真实、最深处的诉求被遮蔽。

可见,由于浅表式阅读只能进行简单解码,未能更深入地揭示青年话语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及社会交往价值,因此无法准确探及青年的思虑和诉求,导致交流受阻、供需不配、供需错配。通俗来说,很多我们供给的说理和观点并不是青年真正需要的,它们只能抵达经验和表象层面,无法从根本上触及青年的痛点和问题的症结,往往收效甚微。例如,对于前面提到的“躺平”话语,一些青年工作者若是就事论事进行回应,直接用“奋斗”的话语来加以纠正,这种简单化的回应实际上脱离了青年人所关心的具体问题和生活情境,无法有效解答青年的质疑与困惑,也自然无法做出具有启发性、批判性、建设性的引导,无法为青年提供复杂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意义支撑。因此,站在青年的角度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灌输和说服的力量,这种回应甚至还有可能引发青年的抵触心理,加剧青年话语体系的封闭和圈层化程度,从而使双向交流受到更大阻隔。

总之,无法深入青年精神世界的思想工作,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空中楼阁。事实证明,仅从直观和经验出发,无法准确把握青年一代对于社会发展、制度建设、文化观念与人生价值等诸多问题的真实认知与思考。因此,必须从改变青年话语的阅读方式入手,超越直观的、经验的、“白纸黑字”的阅读方法,既要在青年话语作为“符号”和“情绪”的表层能指与所指结构中,探寻青年“所言为何”,还要从社会背景与生活实践的真实过程中,了解青年“为何有所言”“何

以有所言”,甚至了解到那些青年未曾说出口的“弦外之音”。只有在深入剖析青年话语中潜在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立场和逻辑理路的基础上,才能确切地理解青年人的思想态度以及他们面临的时代疑问。

四、以对青年话语的深层阅读解码青年精神世界

费尔克劳夫指出:“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这些过程的性质根据社会因素在不同的话语类型之间发生着变化。”^[7]青年话语的生产、使用与传播同样也是特定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其塑造的来源既包括宏观的时代背景也包括青年人具体的生活经历,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社会参与也包括观念层面的思想认知,等等。总之,这些要素和实践过程组成了话语的底层结构,也构成了那些直观符号之外所隐含的、不易被人察觉的内在叙事,要将这种深层的叙事结构挖掘出来,相应地就需要采用深层阅读方法。

(一)“深层阅读法”的内涵与要求

这里所说的“深层阅读法”借用了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论,大体上来说具有以下特征:(1)深层阅读的目的是要挖出直接阅读无法读出的意义,读出那种使得某种意义关系成立的前提,即结构。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8](2)深层阅读是一种问题导向式的阅读,因为话语不仅仅是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表意关系的表层符号,这些符号的表意过程、流行路径等中都隐含着它得以成立、传播、被追捧的原因与逻辑,深层阅读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问题意识的、有针对性的阅读。(3)深层阅读还指一种对“经验”保有警醒的反思式阅读。作为教育者很习惯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带着自身的已有判断、预设和经验来阅读青年话语,但正如阿尔都塞所批判的那样,任何阅读行为都往往是伴随着个人的理论背景、主观视角等因素的“有罪的”阅读,这种阅读很容易让阅读者与真实的含义失之交臂。

结合前文论述的青年话语所具有的符号表征、社会认知与自我想象三个结构层次,对青年话语的

深层阅读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对符号本身进行释义,分析符号的表达形式和表意方式;(2)观照时代、青年等要素,分析话语内在意指的社会要素和现实语境;(3)挖掘话语中余留的表达想象和期望的空间;(4)将上述内容进行关联,从整体上对青年话语做出结构性解读,在话语与实践的“互文”关系中辨明青年一代在流变的社会现实与多元的文化要素中构筑了怎样的认知、观点与情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深层阅读并不排斥对话语的符号学释义,而是将这一环节包含在内。青年话语最鲜明的特征是各类具有独特外观和语法的符号,直接翻译这些符码无疑是开启话语阅读的前提,当然实现这种翻译要求教育者对青年人的生活样貌与价值观念有最基本的了解。至少当为这些符号做出大体上的释义,使它们以更符合日常认知和交流习惯的形式呈现时,人们才能够理解青年人在各种情境下所表达的直观内容。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以兼具历时性、共时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究其根源、释其结构、明其指向,进行全方位的深层性话语阅读。

(二)青年话语深层解码的三重维度与新范式

从历时性维度来看,青年话语是处在变化中的,其中许多符号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形态、广泛传播、走向流行或是失去关注度,毕竟与这些话语内容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要素始终变动不居,而青年人的注意力和情感偏好也随之转变。时代的快速发展使青年在社会生活中不断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加之网络时代信息的产生、传播与接收过程极为高效,信息的时效性也越发重要,青年话语自然也不断生产出新的符号,不断以新的能指联结新的所指,持续生产出新的“表达一意义”对应规则。这就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视野提出了要求,既要超越碎片化、短视的眼光,对社会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做出整体而全面的了解,又要时刻关注当今社会的新现象与新发展趋势;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理解青年话语的演变轨迹和生成逻辑,理解话语的发展与社会实践历程的密切关系,从而深化对各个具体年龄段的青年人生活状态与精神特征的认知。

从共时性维度来说,青年话语与复杂的社会结

构及其过程均有深刻关联,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青年话语的符码规则与表意逻辑。因此,在解读青年话语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辨别和理解话语符号所关涉的文化与现实要素,以此构建青年的认知和思维全貌。概括地说,当代青年人在生活中的个体经历、社交活动、社会认知以及他们所见到的时事热点、流行概念等要素,全部在话语表达中相互勾连,构成了能指符号的开放式集合;相应地,青年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短时情绪、情感倾向、价值立场、观点理念等因素,构成了与这些能指配对的所指。但是,在话语被言说的具体过程中,表达与意义间的构建并非严格的一对一联系,而是以相当随意和自由的方式呈现相对漂移的状态。青年人用看似随心所欲的表意方式组合出新的能指,并指向更加隐秘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所指对象。总之,话语的背后是与言说者自身、听众、语境、社会情境等都有关联的多层意义,人们必须将话语阅读视作一种在社会环境下发掘和赋予意义的过程来进行的阅读。

例如,前文多次提到了“躺平”这一个流行语,从表面上来看,它是躺平的动作这一能指来指代“不求进取”“偷懒躲闲”的象征结构;但在这个词本身的象征意义固定之后,它的姿势表征与它的象征意义就能作为一个整体的能指进入社会环境、人生经历等语境中,用来指向个人所面对的就业难、收入低、压力大等实际困境,甚至指向社会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由此一来,“躺平”这一话语蕴含的意义就不仅是主观层面上的消极、低欲望和惰怠,更包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也反映着青年人对这些问题的疑惑、无奈、追问与反思。人们需要从青年人带有自嘲和幽默感的编码方式出发,深入到对“躺平”的前提、情境和社会条件的分析中,在问题导向的指引下,以更加高阶和理性的思维引领青年们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带领他们寻求切实的突围路径,实现社会发展与个体诉求的动态平衡,而不是以简单灌输和“号召式”教育作为回应。

从前瞻性角度来看,解读青年话语代表着发微解蔽,即要从话语牵涉的意义域中探明它所预留的“残缺”和“空白”,阐明其所蕴含的深层欲求与意愿,

完整地呈现青年对未来的期望与想象,帮助青年说出“弦外之音”。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们做出最富戏剧性的和艰难困苦的努力,发现和领会最简单的生存行为,如看、听、说、读的含义。这些行为使人们同他们的著作发生关系,而这些著作返回到人们自身,成为他们的‘没有出现的著作’。”^[9]青年一代在社会生活中的经历、思考和感受,都在话语中凝练为他们试图赋予事物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代表着他们内心无意识的欲望、有意识的追求和自觉的行为导向,构成了对完美自我的期待与想象。当代青年人生发展黄金期与民族复兴关键期相叠合,从整体上来看,当代中国的大多数青年都是充满期望的,他们期望自身在才能、学识、品行等方面实现充分发展,期望投身于感兴趣的事业并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理想,期望承担家庭的责任,期望结交知心朋友,期望达成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为此,我们要从深层意义指向中回溯到青年人的愿望与需求,发掘他们内心对美好生活与理想自我的想象,因势利导地展开价值引领。

例如,近年来,“内卷”这一话语被青年人频繁使用,而青年人越是频繁地使用这一话语,越是在表达他们对于无意义的竞争和内耗的拒斥,越是在投射他们关于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期待,他们期待未来自己能走出一条更广阔的人生之路,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因此,可以将这些话语视为青年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这些话语实际上构成了本我与超我、个体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的意义缓冲带。此时的青年既需要情绪和表达的出口,更需要有效的价值指引帮助他们走出思想的迷雾。倘若能够捕捉到这些信息,青年工作者们自然会明白应该如何

带领青年跳出“内卷”的主观认知和个人视角,将他们的认知提升到更为理性和辩证的层面,引导他们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思考个人的发展。

综上所述,历时性、共时性、前瞻性构成了对青年话语进行深层解码的三重维度,形成了阅读青年话语的新范式。在这种新范式中,话语中的主体因素、历史因素、环境因素、实践因素、文化因素等得到了充分关注,能有效解决浅表化阅读带来的系列问题。愈是在社会大发展和大变革时期,青年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愈是复杂,青年话语便会包含愈加丰富的意向。这些话语表现着青年们的认知、价值和需求,也隐喻着青年们的期望与人生理想。这就要求我们能够穿透青年话语探寻他们的精神世界,运用科学的阅读方式提升把握青年精神世界及其需求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 [1]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 [2]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页。
- [3]罗兰·巴特:《流行体系》,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7页。
- [4][7]诺曼·费尔克劳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2页。
- [5]《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96页。
- [6]《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355页。
- [8][9]路易·阿尔都塞 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 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6、4-5页。